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紀五

起著雍執徐盡玄
默涪灘凡五年

煬皇帝上之下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
未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
婦人 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爲內史令 裴矩聞西
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巳卯帝
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
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
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

然啓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群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旣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毋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

汗血馬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入貢遺

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

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乙丑

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

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

牀牀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

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施鈴

柱槌磬以知所警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

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丙寅命駿等齎物五千段以

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 帝無日不治宮室

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尹齊

王暕次當爲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帝爲之妙選僚屬以光祿少卿柳謩之爲齊王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謩之慶之從子也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聞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所爲多不灋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

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搆多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

暕帝令甲士千餘人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早卒暕與妃姊元氏婦通產一女暕召相工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大

史今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爲合水令 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

通鑑卷百一
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八月辛酉上親祠恆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畢集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乙卯頒新式 常駿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進金鑠以纜駿船凡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其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行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 帝以

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出玉門啓民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畱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 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癸未詔天下均田 戊子自上東都西還 己丑制民間鐵刃之類皆禁之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葦河至西

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疊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素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

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帝復令武威張掖

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
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
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
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
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
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
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
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
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
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

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
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可汗送
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
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丙辰上御觀風殿
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
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
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
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
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

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

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瀆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未出爲襄州總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爲祕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

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
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
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
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頴邪付執法者
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
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
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輕我童稚與高頴賀若弼
等外擅威權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
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
憲司早斷與奏曰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
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
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未天下寃之 帝大閱軍
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
即擢定興爲太府丞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
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
首旣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
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
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
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

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
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
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
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
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
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
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
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
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
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
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
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
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
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
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嘗以僧尼道士女官自
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
鼎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
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晶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
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
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

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廬江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行月餘至其國以鎮周爲先鋒流求王渴刺堯遣兵逆戰屢破之遂至其都渴刺堯自將出戰又敗走入柵稜等乘勝攻拔之斬渴刺堯虜其民萬餘口而還二月乙巳稜等獻流求俘頒賜百官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 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

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日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

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瀆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爲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憲侯牛

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第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帝

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徃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

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

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

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

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

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

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

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

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

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

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鑛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

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會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

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

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糴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甃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

高齊以來群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群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縱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群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脩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預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

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
第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
奈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
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初嵩高道士潘
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華
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
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鉅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
發石工鑿高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
成帝詔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

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
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生梵摩天云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瘦質問曰高麗之
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
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
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
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
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
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
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

通鑑卷三十一
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
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
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闕頰蕭慎碣石東眺帶方
襄平等道路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
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
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
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
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
鎧冒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
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

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灑矣未第一軍發日
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日發乃盡首
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徇營內合十
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
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甲辰內

史令元壽薨 二月壬戌觀德王雄薨 北平襄侯
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
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自必爲國
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
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

也以器幹明悟爲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
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
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
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
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
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
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
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彊敵
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
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

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
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
艾炙頰瓜帶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
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我得
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
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趨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
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
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
郎將錢士雄孟義等皆戰死乃歛兵引橋復就西岸
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

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鬪立一身之名以邀勲賞非大軍行灑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于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

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旣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詰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

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亦護兒師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須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灋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灋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

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恒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

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
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
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旣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
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
等旣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
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
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
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
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
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

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
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逼群議
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
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
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
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
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
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
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
百五十里將軍天祚王仁恭爲殿臺高麗却之來護

見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
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
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
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
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
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
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
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羅置遼
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
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廬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

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

愷卒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爲華容公主嫁高昌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
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
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
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
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旣釋諸將獨繫仲
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 是歲大旱
疫山東尤甚 張衡旣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
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詔賜盡于家

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

起昭陽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三年

煬皇帝中

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靈武賊帥白瑜娑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戊戌赦天下 巳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

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
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干鈞之
弩不爲麤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
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
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
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
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
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
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
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

沮敗唯齊郡丞閔鄉張須陀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
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薄恃其驟勝不設備須陀掩
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將北度河須陀追擊於臨邑又
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須陀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
掩至城下大掠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賊競赴
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
却須陀督衆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
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
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

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
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
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盛之搗以
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
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劓其鼻懷之遠以驗殺賊之數
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帝遣
使慰諭并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 夏四月
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
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
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

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
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
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
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
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
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禮部
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
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
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
文術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

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
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
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
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
若決機兩陳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
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
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
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
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
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

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
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曰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
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
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
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
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
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
萬石至高陽爲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
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

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
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牟甲署官
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
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
之以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爲黎州刺
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
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
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
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
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
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
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
千餘人丹楊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
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
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
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
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
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
濟物爲已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
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

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

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渡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

通鑑卷百三十一
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
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
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
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
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
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
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
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
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

感爲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
文翰玄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
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
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
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
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
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
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
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
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訐觀王雄子恭

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磡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弼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

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感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寔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

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

非人望因百姓之勞與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術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

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
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
逃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與玄感戰玄
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
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
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
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
軍乃稍却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
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
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

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
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
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楊
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幸福嗣委以心膂不
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
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
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
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
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
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

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
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
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
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
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
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
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
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
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
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

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
永豐倉以賑貧乏二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
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
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
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
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
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
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王智
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
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

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言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閩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鬻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弘化郡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

通鑑卷百三十一
四百九
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
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
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癸卯吳郡朱爕晉
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爕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
知兵法形容眇小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
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
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群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
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爲五營以
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顛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
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司農卿雲

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
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
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
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
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旣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
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在死者太半流徒
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
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
琅邪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
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

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
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
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
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
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
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汝其知之
世南世基之弟也 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
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遣闕達度設寇掠吐谷渾以
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
才起爲盜有衆數萬 甲午車駕至上谷以供費不

給免太守虞荷姓官閏月己巳幸博陵 冬十月丁

丑賊帥呂明星西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
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僕射
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
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
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

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楊玄感之西也韋

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
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

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墻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爲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爲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

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與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 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帝召衛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

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爕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爕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

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燹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群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章丘社伏威與臨濟輔公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夏明四百六
拓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群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柘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柘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纛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紀董純與彭城賊帥張大虎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甲午車駕至北平 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

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
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
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
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
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
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
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耻之今高麗
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
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荅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
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

辦之吾在關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
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
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
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
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
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
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
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
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
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

外如楊積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

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

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徵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

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

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

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

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

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

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

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太守領
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
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
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
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
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
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
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
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
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

遁去所俘斬無筭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輔
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楊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
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
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菹博鷹狗
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
西京嘉則殿有書二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
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
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爲三品分置西京
東都宮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

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孫筠襲爵叔父可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

曇使之償死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爲之言於太子奏高祖以渾爲穆嗣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帝即位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常面告之真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述譖之於帝仍遣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收渾等家遣尚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

帝更遣述窮治之述誘教敏妻宇文氏爲表誣告渾
謀因度遼與其家子弟爲將領者共襲取御營立敏
爲天子述扶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賴公獲全
耳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
以上皆徙邊徼後數月敏妻亦鳩死 有二孔雀自
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
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
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
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已
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

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

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
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群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
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

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
弟叱吉謾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
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
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
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
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

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暉以後軍保崞
縣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爲守禦之
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
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
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日盡腫左衛大將
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
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
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
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
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論以不復征遼厚爲勲

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
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
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
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
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
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
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
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
汝勲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
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

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
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
興說定與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
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
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
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
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
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
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
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

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
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
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
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
猶大有人在在意謂曩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
威追論動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
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
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爲
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
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勳者纔

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勲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皆第一勲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勲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嘗事帝於東宮累遷至內史侍郎委以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旨帝漸疎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群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爲少時未散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爲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及解圍帝怒之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不可居瓜

牙之官出爲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楊玄

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群

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爲之冠旣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

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爲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